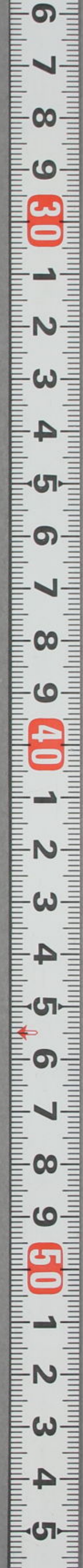




江隣幾雜誌

4曾  
515  
28

廿八



增 4  
515  
28  
說 釋  
部 海



江隣幾雜誌

宋 臨川江休復 著

明 今生吳懷古 訂

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寨主妻為吳賊所虜  
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視之曰我聞犬之白乃  
前世為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即  
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代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  
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陸叅宰邑判訟田狀云汝不聞虞芮之事乎者  
司不受再執詣縣云不曉會得再判云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

李戡宰邑問民間十否莫有疾苦否莫有孝悌  
否之類

有一患大風者藥云吾不療爾

都下弄蝎尾有五毒者三三云城西利馬終  
蝎食馬血尤毒己亥歲中屢有螫死者

毋虺斷首猶能聽以噬人

御史臺閣門移文用撩頭牒章郇公判審官院  
張觀為中丞常用此例移審官時章為翰林學  
士辨之張以故事而止

客有投縉雲山寺中宿者僧為具饌羞鱉甚美  
但訝其無裙耳入後屋見黃泥數十團大如缶  
問行者即向所食者在其中取龜以黃泥裹之  
三日龜服氣肥息特異

江陽雜錄  
章仲鎮云章伯鎮勘會案歲給禁中椽燭十三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用糯米八百石真宗三千石今八萬石

王介甫云明州有一講僧夜中爲鬼物來請講欣然從命昇行數十里寘在猪圈中比曉方悟爲鬼所侮

張樞言說楊大年臨卒戒家人曰吾頂赤跌坐汝輩勿哭驚吾旣而果然家人驚貌財復寤而

寢遂卒釋教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滯

梅聖俞云叔父爲陝西漕知客卒浴殮畢他婢欲竊其衣其屍熱如火驚告家人遂傳于外或云不祥此當有重喪俄而婦氏卒

持國按樂見絃斷絃續者笙竽之類吹不成聲詰之云自有按樂器國家議忝尺數年乃定造樂器費以萬計乃用樂工私器以享宗廟

又七廟共用羊一五方帝亦然溫成廟用羊豕

各二疑郊本用特後去特以一羊豕代之符后  
以永熙不可虛配遂得升祔明德尚在故也后  
廟神德賀宋二京尹潘奉慈劉李楊李升祔今  
獨章惠

永叔書法最弱筆濃磨墨以借其力

范希文成邊行水邊其樂之從者前云此水不  
好裏面有蟲聲如隙與聲謂之蟲乃是魚也答云不  
妨我亦食此蟲也

原父五十謚法一篇神化無方曰尼耄期稱道  
曰聃卮言日出曰周潔白不污曰皓  
橘樹直竦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胡瑗字翼之卒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  
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  
給假二日近時無此事

王景芬職方邵氏婿常州人小兒四五歲甚俊  
爽病將卒忽言翁溘安留取某某長大必能葬翁

馮景芬大駭始改葬其父母邵不疑云

沈文通說故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亦云生不葬父母當得為貴神今謫作賤貴足脛皆生長毛云云

祖擇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明之荅云口無擇言

司馬君實充史討白執政時政起居注皆並不載元昊叛命北戎請地事欲就樞密府檢尋事

跡以備載錄龐洎自至史院商量孫朴兼修國史之任國惡不可書會龐去相遂寢

江南一節使召相者命內子立羣婢中令辨之相者云夫人頭上自有黃氣羣婢皆竊視之然後告云某是柁上火兒雜立使辨何者是柁人云面上有水波文是亦用前術

吳冲卿說其先君為江州瑞昌令一卒方嚼巴豆如松子問其由始用飯一盃巴豆兩粒研和

食稍加如藥凡盡則加巴豆減飯積以歲月至

於純食巴豆此亦習噉葛之類

曹操嘗  
嚼葛

掌老太卿判太僕供祿享太宰只供特牛無羊  
豕公問禮直官如此不知羊豕牛俱為太宰

太學生鄭叔雄用善鑿王尚書舉正知雜吳

薦為祕書省校書郎起居舍人范師道論列云

山林有道之士大臣薦之不報而方投稷例輒

行于是汝州孔收除直講揚州孫侔除試校書

州學教授

大內都知張惟吉請謚禮官以惟吉前持溫成

喪不當居皇儀爭之至明時宰不知典則阿諛

順旨惟吉頓足泣下緣此得謚忠惠

陳執中死禮官以前事不正諫請謚榮靈

龐祿  
光大

曰榮動不  
成名曰靈

大名府學進士劉建侯盜官書賣之搜索既切

遂焚之又與妻同殺人取其金前殺七人事明

白猶且稱冤府中謂之始皇以其焚書坑儒也  
程琳尚書知府曰殺之其容貌堂堂言詞辨博  
莊生大儒之盜也

藥方一大兩卽今之一兩隋合三兩爲一兩

宋相公中朝書人郭忠恕司封二徐書佩觿集  
三卷

楊法望之當官免私家上層亦自買紙爲江南  
轉運使先移文江寧府要府官月俸米麥何人

擔負磨麪曾支腳錢

司馬君實待先君知鳳翔府竹園中得一物如  
蝙蝠巨如大鴟莫有識者有自山西來者云此  
鼯鼠也一名飛生飛而生子每欲飛則緣樹至  
顛能下不能高也

判尚書禮部則尚書之職判禮部貢院則侍郎  
之職也其名表則員外之任也王禹玉帶綰職  
判禮部作三字猶不解百官謝衣表御史中丞



署狀而舍人作表是兼尚書員外之職也

陳執中在樞府建排牆頭夏僭使人上歎樞府不得人於是王黼張觀與執中皆罷

孫承旨自稱韓持國作維國齊廊大卿呼邵興宗作元宗

裕享昭穆各有幃次謂之神帳云陳彭年所建

禮牲體貴賤以為俎實肩髀臠膾左右前後賓主有儀令不復用司馬公說曾在并州見

蕃俗頗存此禮其最尊者得羊臆骨其次項毳骨又說婦人不服寬袴與檐製旋袞必前後開勝以便乘驢其風始於都下妓女而士夫家反慕之曾不知恥辱如此又涼衫以褐紬為之以代毳袍韓持國云始於內臣班行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獨不肯服予讀儀禮婦人衣上之制如明衣謂之景景明也所以禦塵垢而為光明也則涼衫亦所以護朝服雖出近俗不可謂之

無稽

君實又說夾拜今陝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婦人四拜男子一拜城外則不然

子容判禮院見君實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今樂懸但聞金鼓餘樂掩而不聞宜罷連擊次第見其殷

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閑慢差遣除太常禮院四巡廳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

閑慢差遣

子容說局廟制戶在東牖在西當中之分則辰也近代宗室南向祐室猶在西壁裕享猶設昭穆位於戶外南北相對

武功常景主簿說慶善宮有唐碣為民藏窖蓋民恐他人見之理認遠祖土田旁有慈德寺太宗所建會昌廢寺猶遭毀拆武宗可謂能行命矣至大中復建碑記尚存

肆赦宣德門登降用樂懸又排仗盡如外朝之儀

大典禮部吉儀五十有五其二十九日癸卯五

龍壇予奉於五龍廟謝晴廟廊並頽毀寓宿殿

東道士之室亦無壇也

儀仗內五牛旗刻畫五色木牛豎旗于背載以

舉牀四人昇之按大典衛尉三十二旗十八日

五牛旗皆是繡繪旗幅若五牛以牛載則其他

麟鳳之類亦當如此矣

裕享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乘圭露腕助祭諸

臣見上恭虔累手執笏者惕然皆道廟主帝用

白帔后用青帔覆行禮則發之方木為跌薦以

重禱置主於其上

輿俗呼野人為沙魂未詳其義士大夫亦頗道

之永叔戲長文賢良之選既披沙而揀金吳頗

憾之遷怒于原父云其沙于心不沙于面君侯

沙于面而不沙於心愈怒焉

又嘗戲馬遵舊日沙而不哨如今哨而不沙

永叔云令狐揆著書數年乃成托宋公序投獻李夷庾夷庾問何人作序訊知其人使送銀二

笏  
龐相合制後舍人自署其名永叔云誥身後惟吏部判官誥院者當押字爾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何相見之闊也荅

云遭此霖雨今後轉更踈闊也王曰何故云云  
值這短畧蓋詆其侏儒矣

太祖忌宰相馬不入寺宗王計相乘馬入至佛殿東素无定制也駕往寺觀燒香中丞不從由入臺翌日幸慈孝集禧宣召乃赴

供奉官羅承嗣住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敲穴  
際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再贈之禮堅不受妻  
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

納遂挈其家居州南

都下俗語謂之州南

聚贍窮親四十

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載私物不得過若干斤重恐罹此罪乞換陸路差遣

秘書丞沈士龍者嘗建言害民事數十條漕司不行遂棄官歸闕門不放過訴云母老病拘滯于此母必不全亦關吏之罪也士龍竟坐褫去官守追官勒停舉主關吏一忽見効

李照譏王朴編鐘不圓後得尚編鐘正與朴同

議者始知照之妄

次道見鄭毅夫除省判語詞中間具官某又云

云當詰詞前具銜云云中當云以爾云云

程侍郎言某為御史接伴人使中丞張觀云待之以禮荅之以簡戡佩服其言又說高敏之奉使接虜伴使走馬墜地前行不顧翌日高馬蹶墜地戎使亦不下馬張唐公將奉使王景彝云某接伴時舊例使副每日早先立驛廳戎使方

出相揖其則不然先請我使立階下然後前揖登階唐公云我出疆彼亦如此奈何遂却如舊例

王景彝判三班院云某笏記上凡使臣八千五百人差殿中丞蘇哀作簿簿成只有七千六人其餘搜括並未見

蘇儀甫使虜至虜庭傳宣求紫魚荅云雖是其鄉中物偶不賣來又云其篋中恐有試搜之獲

以上茲邪三本亦載  
以下 說部不取

家人納楮中忘告之也

韓忠憲使虜其介劉太后之姻庸而自專私與虜使云太后言兩朝歡好傳示子孫韓了不知忽置一筵遣臣來伴因問太后有此語何故不傳忠憲荅云皇太后每遣使使人簾前受此語戒使人令慎重爾于是以手頂禮云兩朝生靈之福也

陳相伴虜使問隨行儀鑾司緣何得此名不能

對或云隋大業中鑿集于供帳庫屋

文思院使不知從何得此名或云量銘待文思索或說殿名聚工巧於其側因名曰文思院

李昉相致仕後陪位南郊病傷寒卒子宗諤內

翰為玉清昭應宮副使自齋所得疾卒宗諤子

昭述右丞裕亨奏告景靈得疾卒三世皆死于

祠祭之所

裴如晦云景德澶淵之幸軍費二十餘萬郊賚

用度時一郊費六百萬今十餘萬貫矣

宋次道集顏魯公文十五卷詩方十八首多是

湖州宴會聯句書公必在其間又右天言小結

語滑語讒語醉語又和政公主碑肅宗文代宗

母妹潼關失守輟夫柳渾乘以濟孀妹首云平

陽與娘子之軍于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於宋

公常紕匡復之師於武后皆前代所未有也

魯公顏元孫墓誌省試九河銘高松賦考劉奇

江陽雜錄  
夢曰銘賦音律既麗且新時務五條辭高理贍  
惜其貼經通六所以屈從常第葬東京鷄店今  
作曜字

予奉使迂賀正使于雄州介曰唐中和自作借  
職割俸錢與弟請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  
如此

文 州羌人旄牛酥絕美又云河朔人食油湯  
餠以荐酸漿粟飯

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送客亭後戎使林牙者由  
翰林學士問知州王仲平仲平告之不知張耳  
何代人也大使耶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  
各目而已

峨嵋雪蛆大治內熱

巳亥曆曰十一月大盡契丹曆此月小十二月  
十四日夜纔昏月蝕戎使言竊謂巳望時修唐  
書問劉希叟云見用楚衍曆差一日宣明曆十



一月當小盡

雄霸沿邊塘 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林官員亦乘之

李昭遘右丞 謂樞密程侍郎近日與蒲家刺權門事謂之小火下程荅不惟小火下兼有大教頭

謝師直說北都李昭亮相為寵嬖三夫人作水陸道場蘇州唐叟張三郎處主位李之祖父在

賓位焚香拜跪不勝其勞

北虜水實羊腸文州羌取蛇韜首繞頭上治上熱

虜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黃色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又云馳鹿重三百斤效其殼致之茸如茄者切食之又云大寒之毒如中湯火着人皮膚成紫炮又云韃靼界上獵圍中獲一野人披鹿皮走及奔

鹿又云女身國卽挹婁之地高麗新羅今是一國其主王輝用契丹正朔

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蕭蔡州日掠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常在病幾死纔開目問其子曰今日費幾錢

胡武平內翰丁母憂前一歲常州宅中海棠開白花今妹夫王伯先爲金壇縣令尉胡實說

巳亥秋穎壽民不稔羣盜劫禾穎上令捕得因遣之緣是益熾漕司効令且嚴其禁橄欖木并花如樗將採其實剥其皮以畱汁塗之則盡落

余奉勅五龍廟謝晴司天監擇日供神位板太僕供羊司農供猪粟黃白益饌油肫脂菲菁葱明油大府供幣帛濕香少府供蠟燭將作供神位水火光祿供禮料蓮子雞頭胡桃乾麥饌鹽

法苑珠林卷之七  
筍俎乾魚玉鮫鹿脯薑椒橘鼓魚兔鹿羊醢餠  
醋酒柴炭將作所供壘洗水香餅爾

梅二聖俞轉都官員外郎原父戲之詩人有何  
水部其後有張水部鄭都官復有梅都官鄭有  
鷓鴣詩時呼鄭鷓鴣梅有河豚詩可呼梅河豚  
耶

張唐公瓌修起居注同知太常禮儀事再疏乞  
毀溫太后廟皆不降出

齊廊公開大卿曾爲三司檢法時李士衡克使  
章得象洎黃宗且爲判官公暇省中基飲談謔  
每值雪天畢命僚屬酒炙相樂李諮爲使置酒  
設藥梅而已今都無此例

濰守解賓王怨登州交代胡俛訐其伐官出於  
許原許原今郡北十餘里世稱同州坊亦云許  
坊今爲民田而無村矣

洛陽北有山泉卽湯所禱桑林之地有廟卽太

乙之祠俗號為聖王近因旱中使請禱得雨乃  
奏請封為清淵侯失於檢詳地志致此謬  
丁晉公調曹馬為聖人夏英公嘗美李林甫之  
為相

梁書儒林傳伏曼容聽事施高坐有賓客輒升  
高坐為講說今私家无畜此者

李宗諤諫議松相孫其父匿於李助家免難於  
李愚侯趨州三房蘇為郎中逢吉相孫其父戡

李沆相家免禍

上坡任長安倅眷一樂籍為內所制則自求死  
家人懼而從之後為陝漕竟留於家紫白而陋  
日曰聖獸頭

曆表潔作號呼之號

二月三日疏決罪人開封府罪人宿車院中

車夜

上有人執而毆之至死有司以為大辟論上云  
伏其中決髻杖二十刺配牢城宰相以為大辟當為流

耳再奏云上又云决譬杖二十諸公下殿方悟聖斷之精審蓋此爲情可矜則當上請因降爲流今經疏决則流下降爲杖矣

祕書監馬懷素編次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冲等二十六人同于祕閣詳錄四部

韋述勤成國史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錢君倚云漢書律曆志鈞著一月之象又云輔弼執玉以翼天子科場舉人以爲賦題著疑足

者玉疑是之字監本之悞也

楊畋待制云經筵讀後漢書官冗亂政事多爲前侍讀削去如何進傳都無誅內官事如孔融符融傳但記孔老通家之舊談辭如雲等語樂道輩將舊藁刪去之復采關治道者以備進讀王隨作相病已甚好釋氏時有獻嘲者云誰謂調元地翻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寧憂火掩房在杭州常對一龕長老誦已所作偈僧旣曠離

席引首幾入其懷貫無所聞翻歎賞之以爲知音之妙施正目說此

王達知越州修城卒恭民至發墓甄錢公輔作倅視甄文有永和年號亦有孝子姓名者先塋無主枯骨尋亦見掘矣

京師神巫張氏燈焰燒指針療諸疾多効于用針者范景仁說其兄忽被神祟飲水併食薤菹召巫者視之既退欲邀厚貨偃蹇不應命巫之

神輒附兄之婢子云使彼救人苦却貪財利不來索香火如巫所禁視之遂愈婢子亦不自知也

王介甫知鄞縣日奉行赦書節文訪義夫節婦得三人其間一人可采姓童爲人典主庫謂之判子家中養疎屬數口奉寡姊承順不違甥不事家業屢負人債輒爲償之而不以告姊方欲奏上而代到不果聞以誑誤之過爲後宰所笞

部中有兩道者常善過之每有堤塘橋道之役  
令化募閭里修築不勞而成

故事狀元及第到任一年卽召試充館職自蔡  
文忠始造文字得試

孫奭尚書侍經筵上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牀  
則拱立不講以此奭每讀書則體貌端莊

宋賈二州布衣時同詣宋三命云二公俱當作  
相更相 陶鑄宋發卽不同賈雖差遲向後宋却

相趨爾宋狀元及第知制誥賈在經筵舍人院  
試出身宋入叅大政賈試舍人宋命隔幕聞宋  
語二相道及前事自後宋罷爲散坡自楊徙鄆  
賈旣入叅一旦有內降劄子啟封則宋庠吳育  
可叅知政事賈手寫奏狀且喜前言之驗賈今  
爲僕射侍中宋吏部尚書樞密使同平章事韓  
欽聖好陰陽見二公說

聖節道場建起十三日樞府學士以下皆赴十

四日中書會獨舍人與大卿監遙上下不過七  
八人

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

國朝諸祠牲宰之數不等七室共一羊豕后廟  
溫成亦一羊豕蜡享百神亦然然行事有滑稽  
者謂其分張之徵謂之迎猶也張瓌為禮官議  
錢惟演謚文墨錢氏諸子縑經邀執政訴其事  
石中立指其幼者以告詞列云此一寸金也諸

錢數張二親在堂十年入舍之語

介甫云輔嗣忠象謂馬者必顯之物欽聖云感  
感之義自晦而上至心則謂正吉悔亡

紂作炮烙之刑棟和叔云韓詩作烙漢書格作

吳冲卿云莊子姑射今人盡讀作懌音義惟有  
夜射二切

原甫云南陔白華六篇有穀无詩故云笙不云  
歌也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无也



司馬君實說據禹貢河自大伾大陸又北爲九  
河則是河循太行北流乃東入海兗州境包今  
之河朔處勢高地又堅故少水患又漢兗州界  
在今河陽非禹貢舊境也

王禹玉上言請以正月爲端月正音與上名相  
近也

馮章靖云昏字本從民避唐文皇諱乃從氏尔  
孫文公云從高低之低馮說文始慙已說未

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并請邵不疑  
同上殿以備顧問无何上問古文如何邵不疑  
對古文大篆于六體義訓不通今人之淺學遂  
于一字之中偏旁上下雜用古文遂致乖亂又  
問林氏小說必云亦有長義然亦有好怪處上  
一一問之對云許慎說文歸字從惟從士從帚  
從隹爲殼林氏云從追于殼爲近此長于許矣  
許氏哭從哭從獄省文林乃云家犬嗥此也怪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云仁字從人義字從我豈造文之意耶

李白詩君不見裴尚書古墳三尺蒿棘居問修唐書李紱叔云又崔又云冕宋次道云是檢校官與李北海作對非齷齪人也

敬字左紀力反右音木反避廟諱改姓者為苟且之苟文章之文誤矣今雍相足也

邯鄲公周陵詩纔及春羔鼎祚移丁介甫云春

羔鼎祚天成詩語

王左丞濟州詩汝陽歸客司馬君實云其地則唐濟鄆州今易地矣又崇梵僧詩初謂是僧名乃寺名近東阿覆釜村名

司馬君實謂禮奏假无言為是湯係奏假為證予以酸假无言為是據傳晏子和與同異引此詩酸假无言為證矣

齊桓公以燕公迭出境乃割地予燕然專割地

之罪重于出境矣欲稱桓公之善反毀之也  
張樞言太傅云四明海物江瑤柱第一青蝦次  
之介甫云瑤字當作玳柱卽如蛤蜊柱卽韓文  
公所謂馬甲柱也二物無海腥氣鯨魚今之牡  
蠣是王芥食鯨魚當乾省爾褚彥回傳自淮屬  
北海江南無鯨魚有餉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錢  
不以頭數之又讀如鮑非亂臭者也

胡公謹云登州成山出鯨魚俗云决明可食

君實云論語博我以文博學於文此二文  
謂六藝之文

棧牒詩云遐不作人毛遠不爲人鄭初作人於  
義未安左氏栾武子能用善人引此詩杜預云  
作用也言文王能用善人合於能官人矣  
司馬遷誤以子我爲宰我又以燕簡公欲盡去  
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

白馬寺後有李穀蘇禹注李沆等十宰相墓

退傅相公光化軍人少時溥遊武當村舍主人  
將殺以祀鬼安臥室中誦六天北帝呪巫者見  
星宿覆其上怖而却走退傅孫壻呂誨太博  
白水縣堯山民掘得誌石是貞半千墓云十八  
代祖凝自梁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  
似伍員遂賜姓員

左馮龍興寺殿隋氏所構至和二年重瓦栢椽  
大徑又相僧守元八十三矣云此本樹法官引

盜旁人得捕或以維之於登不得為旁又條有  
誤傷傍人謂在旁則判審刑錢象先待制云旁  
求儒雅胡竟坐自盜將勒停賓王洛職知建昌  
軍

吳春卿墓新鄭掘地深二丈五尺中更掘坡子  
纔足客棺既下棺于坑口上布栢圍以遮之即  
下土築不用輓甕吳氏墓其先亦如此

錢君倚學士說江南王公夫人墓莫不為村人

所發取其磚以賣者是磚爲累也曰近江南有識之家不用磚蓋墀以石灰和篩土築實其堅如石此言甚中理

沈文通學士與高繼方同事賀北虜正旦於幽州亦效中國排仗法服宮駕

史記曆書云穉鳩先澤龐相云見夏英公文字中用澤作波澤之澤余見宋子京謝長安有寶其行搜奇物者卑萃焉唐諸陵經五代發掘皆

空太平興國中具衣冠掩塞長老猶見之

蘇倅言綿州二歲斷大辟一人屠翔半年斷二  
十餘人

權文公不避諱論子舉謨事

劉師顏視月占旱問之云諺有之月如懸弓少  
雨多風月如傾瓦不求自下

同州民調雨沾是爲爛雨

蒲城縣胡珣神道碑韓文公撰胡証書在尉廡

友漕近置夫子廟訪墳不獲矣

趙龍圖師民自糴過同說殺羽城有殺羽廟疑殺羽亦是一兵械其秦禱兵之所乎

江州琵琶亭詩板甚多李卿孫惟留一篇夏英公詩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收淚濕青衫

趙師民罷華原過左馮同登排雲樓指中條山北所謂襄山楊榮賦勿華蹈衰檢余靖初校漢

書監本作襄馳介問之云據郊祀志襄字

誤

薛侏比部待闕蒲中出協律郎蕭悅画竹兩軸乃樂天作詩者薛蓄画頗多此兩画尤佳也

昭應溫泉鄭文寶詩云只見開元无事久不知貞觀用功深

安郎侍郎云趙安王客長安購唐太宗骨葬昭陵下一豪姓蓄腦骨比求得甚艱

吳宣徽自延州以宿疾求蒲中乞免院職改大

資政尚書左丞呼大資不呼左丞府寮識體者  
門狀上添政字

韓稚三善飲後以疾飲量殊減吳資政云道書  
云人多用於所長有旨哉

溫仲舒判開封府一進士早出探榜其妻續有  
人報其父母船至水門亟僦驢往省之至東門  
為醉人毆擊僦驢者又懼證左留滯潛遁去府  
中以醉人亦有指爪痕俱杖而遣之歸家號泣

夫自外歸亦落第而泣兩不相知其由徐知妻

被杖詣所訴冤不聽於州橋夫妻投河溺死

天漢橋俗呼為州橋真宗聞之怒知府已下悉罷去吳春

卿云小刑責亦不可不慎也

京師西門外立尉專決鬪競事城裏外悉府尹  
至之每三大節他官皆有休假唯府事愈多節  
日清明尤甚鬪競日至數百件

長安有寶貨行有購得名玉魚者亦名玉梁似

今所佩魚袋有王者銅者文丞相五千市一瑪  
瑙者府中莫知何用多云墓中得之薛休比部  
慶成軍觀太寧宮醮見禮服劔室貫經者形正  
相似

梅摯陳洎劉湜假少常使虜後俱作省造北使  
宴閣門從之遙坐朶殿梅等以假官有升無降  
故事副綴兩制坐殿上逡巡不赴閣門副使張  
得一奏嫌坐位任不赴坐遂貶蘇山家上前端

笏移南山不誣矣

張得一自閣門副求正副使引曹倫李璋列王  
貂作樞吳龐為副以曹李中官外合之親張未  
服云公朝豈私親耶吳云閣副侍中子若孫恩  
澤差別疏親又差降豈非用親耶意小結又引  
非親例王云此邊任張左請邊任遂正使名除  
潞州以潞州非人使路收具州宣言候代到赴  
請河又請不候代至具王日王則故張伏



法京師

夏守恩太尉作殿中御史例諸管馬董錢分納詣帥夏既納一分魚軒要一分時王相德用作都虞侯獨不受文章獻上仙內臣請坐甲王獨以謂不當爾與國寺東大樞貂張者相宅近須兵防衛不與以此數事擢為樞密副使

呂文靖說作正字目前備休丁晉公宅會客忽來招遂趨往至則懷中出詞題簾外草寇萊公

雷州制既畢覽之不憚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邪呂遜謝再三乞化筆增損遂注兩聯云當孽豎亂常之日乃先皇違豫之初綠此震驚遂至沉極

曹貂利用將赴漢東入內供奉官楊懷敏盡逐其左右且將上馬坐驛廳無人至使數輩立屏後時引首來窺則揮手令去曹夙懷憂懼都此疑將就刑楊又徐進云侍中且宜歇息遂閉堂

自經

天聖中後殿中欲放榜王公作相端笏立時有  
論奏近歲陳龐相案前摺笏讀姓名與百執無別  
制勝關舊山山林染饒雪霜今墾闢為稼土氣  
候與舊不同

夏英公少年作詩語意驚人野花无主傍人行

李程画像在開元寺因雨摧壞吳冲卿云寺僧  
不好事可惜今云此有榻本可令重画如此李

程在裏李程子廓徒父過三亭渡為小石隱是  
痛以呼父程云太華峰頭仙人手跡黃河灘裏  
爭知有隱人脚跟

高敏之以鍾乳飼牛飲其乳後患血涸卒或以  
為冷熱相激所致

川峽呼梢工篙手為長年三老杜詩長年三老  
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得名舊矣

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兩號都下吏人

連名府史婦女表狀皆稱臣妾皆非也

韓文公鄭僖碑文自號白雲翁令狐楚白雲表奏取使府為名耳

楊文公談苑說樊南集故事灰釘云楊雄賦殊非南史徐勉傳屬續方畢灰釘已具

楊文公讀閣讀書占城進獅子例進詩文公云渡海鯨波息登山豹霧消為時激賞司馬法有虞城械於中國唐嶺飾也司馬法夏執玄戈殷執白

戚周左杖黃鉞

教坊伶人嘲釣客直樂云釣客擊杖鼓百面如一教坊不如他齊整打一面如打百面可謂婉而絞

漢三輔縣谷今醒泉重泉秦先池陽三厚秦驪邑漢

新豐武后慶山天寶改為新豐謂平陵槐里茂

陵典頻陽美原投羽華原同官蓮勺在下邦東

峽江船須土人撓水勢行之周湛郎中作夔漕

建宮不得差擾俄自沉一舟眾頗怪之

長安王瀆任度支員外郎卒妻高氏節度使瓊第九女前妻子經不孝供養殊闕瀆卒後十餘年經二子皆成立相繼卒亦喪明始首悔前咎克已反善云皆水丘婦并兄弟教經如此早夜策杖不廢定省上之不輟卒後水丘婦病癱其兄弟俱卒水丘氏遂絕

水丘无逸作屯田員外郎人謂神理

不可誣矣

解池鹽歲課愈多而不精者老云每風雨起鹽結須以杓翻轉令風吹則堅實今任其自熟其哇下者卒虛軟吳左丞春卿云初任臨安日捕到鹽令舖戶驗之外界官鹽則刑輕私鹽則刑重患為舖戶所欺於庭下各取數昏裹之外用帖子題記置案上分舖戶作兩番去帖隔驗之然後絕欺弊始靳其驗法細詰之乃肯道云煮鹽用蓮子為候十蓮者官鹽也五蓮以下鹵水

瀉爲私鹽也私鹽色紅白燒焰灰染其色以効  
官鹽于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鋪戶自能辨  
曹侑太尉長秋母弟張貂者之坦牀始成婚費  
裝甚盛請衣帳者增二十縑三月後盡歛持去  
訊之云本房臥製未辦此皆假借來推延五六  
年竟不致一物吳大資與曹宣猷同館伴語及  
此

錢明逸知開封府時都下婦人白角冠闊四尺

梳一尺餘禁官上疏禁之重其罰告者有賞

京師風俗將爲婚姻者先相婦相退者爲女氏  
所告依條決此婦人物議云云以爲太甚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  
十七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

詩僧惠崇多剽前製縉弟作詩嘲之河分崗勢  
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  
人言語犯師兄

陝府昭宗御詩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河中  
道遙樓與太宗詩昔乘疋馬去今驅萬乘來氣  
象不侔矣

王重盈陝府構寺摹巧工圖壁悉沉于河今建  
初院六祖等人多模寫

王文穆罷相知杭州朝士送詩唯陳從易學士  
云千重浪裏平安過一尺竿頭穩下來冀公稱  
重之楊文公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必徑出他所

亦然幾類爰是故事文穆去舉朝皆有詩獨文  
公不作文穆辭日奏真廟傳宣令作詩遷延不  
送

吳春卿云往年學中置一桑螵蛸于筆格上亘  
撲綠者無數檢月令視之乃螳螂生月日也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詩  
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鰲頭迹轉孤稱疾不  
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八中

江陵雜記  
三  
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傘意謂兩府始得用  
青涼傘也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一朝  
士再三語之丁崖州輒稍退不荅上作色曰如  
此叵耐問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  
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丁晉公在崖州方奕碁其子哭而入詢之云適  
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

嚇我耳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也

開封府尹大廳自周起侍郎奏真宗云陛下昔  
日居此臣不敢坐自爾遂空不復居

李 兵部作陝西轉運使嘗至一州軍伶白語  
但某叨居兵部謬忝前行李大怒呂文靖相判  
許田柳灝作漕府宴優人云尔是防城舉人有  
何文學柳卽泣訴相坐此必宜真有怨嫌者故  
令辱某不得已送獄鞫問遂至配

江陽雜錄  
章相在翰林日嘗差知權開封府二十七日請  
僧在家設七晝夜道場懼冤濫也

近歲都下裁翠紗帽直一千至于下俚恥戴京  
紗帽御帽例用京紗未嘗改易也

宋子京說許相公序開西湖詩鑿開魚鳥忘機  
地展盡江湖極目天

長安北禪寺笋石鄭天休資政題十字春至不  
擇地路旁花自開刊之

李丕緒少卿說師頡作永興重進菓容時府前  
有十餘堵大墻蔽荒隙軍府蕭條寂無民事因  
搜訪碑碣凡打三千餘本姜遵知府日內臣曾  
繼華來造塔遵希明肅旨近城碑碣盡輦充塔  
基繼華死於塔人所謂之鬼誅也

紫閣山老僧文聰說晏相來遊山獼猴萬數徧  
嵩山谷僧言未嘗如此多也晏詩尋添獼猴之  
句



鳳翔李茂正幽昭宗於紅泥院制度殊褊小自據使宅令其家供養真衫衣赭袍龍鳳扇民獻善田令簿出租以佃之稱秦王戶後子孫以券收田有二孫府西土腴各百餘頃不十年蕩費盡今丐于市

岐府使齋前有百葉桃穀雨十日後結實大如拳

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緋優服韋布昭宗側梁祖

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視梁祖忽奔走號躑躅

其冠服全忠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无不

愧

安嚮初唐教坊優人事李茂正一日作意將戮

之遂逃遁經年復來茂正云无容身處還却來

邪時茂正燔長安絕還都之望荅云暫來看大

王耳歸長安賣梓炭足過一生豈无容身

地耶

儀州唐神策義寧軍置使統之

太和年姚說充使李茂正墨制義州王公寺碑

魏晉秦年督護漢熾太守王寶貴此卽漢熾城  
矣又有白馬令其碑所在亦名白馬寺按圖經  
並不載恐後湮滅聊書記之

吳春卿殿試聖有謨訓賦用荅楊二字自謂頗  
工考官張希顏不曉云只有對楊休命豈有荅  
楊者耶旁一人云荅卽對也乃及時文耳遂加  
一抹宋宣獻公綬編排卷子知其誤不敢移易  
也

向相延州詩四時常有烟糊合三月猶无菜甲  
生又有人嘲同州詩三春花發唯樗樹二月鶯  
啼是老鴉

晏相言作知制誥誤宜入禁中真宗已不豫出  
一紙文字視之乃除拜數大臣奏臣是外制不  
敢越職領之須臾召到學士錢惟演晏奏臣恐  
洩漏乞宿學士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見者深  
駭之不敢言

真宗上仙明肅召兩府諭之一時號泣明肅曰  
有日哭在且聽處分議畢王文正曾作叅政秉  
筆至淑妃為王太妃卓筆曰適來不聞此語丁  
崖州曰遺詔可改耶眾亦不敢言明肅亦知之  
始惡謂而嘉主之直

宋相與高餽同發天府解日月為常賦象字韻  
之押狀者以落韻先剝放近有人投牒云某不  
落韻取卷視之狀下有可想二字然賦亦紕繆

其如落韻剝放舉人不伏高與甲

不記姓名

憂問或

醉或睡伯庠更點檢詩只五韻急呼二人起視  
之二君歡欣舉子慙作而已

嘉祐二年歐陽永叔主文省試豐年有高廩詩  
云出大雅舉子諠譁為御史吳中復所彈各罰  
金四斤

文相作吏部員外郎四年始遷官首尾五年作  
本曹

尚書陳彭年姦諂時有九尾野狐之號晚節役  
用心神太過遂成健忘是迴忽如奏對狀云是  
迴蜀不信天書

澶淵之幸陳堯叟有西蜀之議王欽若勸金陵  
之行持疑未決遣訪上谷云直有熱血相潑爾  
後浸潤者以爲殊無愛君之心講和之後民安  
兵弭天意悅豫而妄相激以城下之盟爲恥須  
訓兵積財以報東門旣弗之許則說以神道設

敬填服我心祥符中所講禮文悉起於此蒲卿  
云

萊公性自矜惡南人輕巧蕭貫當作狀元萊公  
進曰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齊出院顧  
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時爲樞密使  
王大同太尉竊宗知西京年踰耳順有一郎監  
當亦年老以吏事被責大同忘已之年遽云年  
已老何不休官作甚徐悟顧洛陽知縣蕭祕丞

云我只要料錢養家

上在東宮苦腮腫用赤小豆爲末傅之立愈

